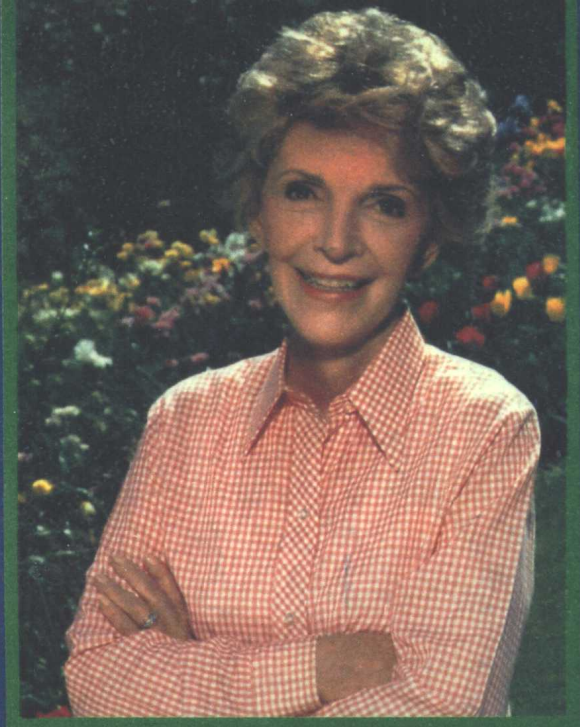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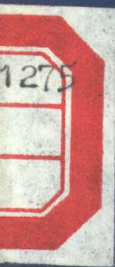


白宫八年

——里根夫人南希的回忆

〔美〕南希·里根 著

新华出版社



白 宫 八 年

里根夫人南希的回忆

〔美〕南希·里根 著

辛 灿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MY TURN
THE MEMOIRS OF NANCY REAGAN
WITH WILLIAM NOVAK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89

根据纽约兰登出版公司 1989 年版译出

白 宫 八 年
——里根夫人南希的回忆

〔美〕南希·里根 著

辛 灿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插页 4 张 229,000 字

1990 年 5 月第一版 1990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350 册

ISBN 7-5011-0656-8/K·86 定价: 4.50 元



图1 摄于米高梅影片公司。
为摆脱孕妇的角色，南希让人
为她拍的不着孕妇装的
照片。

图2 在小布朗教堂举行婚
礼后，里根夫妇回到霍尔登
家中。





图3 1983年圣诞节摄于白宫。左为帕蒂、保罗，右为多丽娅、罗恩。

图4 1985年感恩节摄于牧场。后排左起依次为贝丝、帕蒂、保罗、南希、里根、科琳、迈克、穆恩 站南希前面的是卡梅伦。前排左起依次为罗恩、多丽娅和阿什利。





图5 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举行的宴会上，戈尔巴乔夫和南希相互祝酒。

图6 1985年摄于日内瓦。赖莎头一次来吃茶点。她在换了两把椅子之后，终于找到她满意的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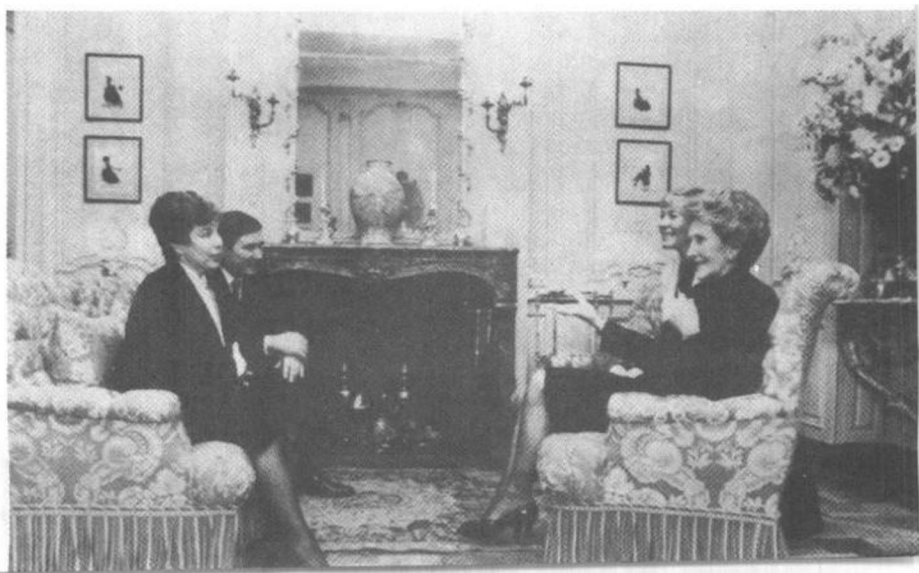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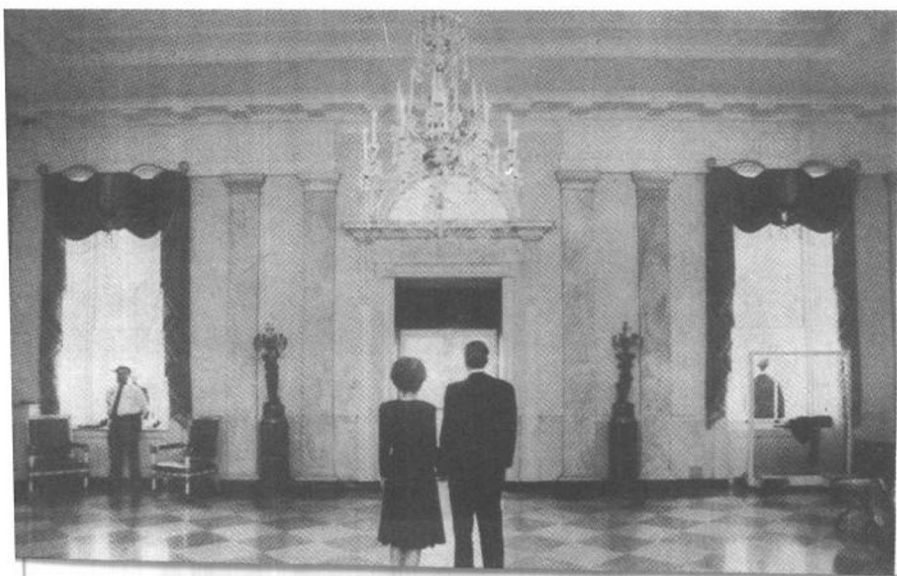


图7 南希最喜爱的里根的照片之一。

图8 回到牧场的喜悦。



图9 在白宫的最后一天，里根夫妇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回忆。



献给罗尼，他总是谅解宽容

献给我的孩子，但愿他们也能谅解宽容

11001-4-09

前 言

1981年，当罗尼和我搬到华盛顿时，我作梦都没有想到那儿的8年将是如此感情跌宕的一段岁月。白宫的生活是变幻无常的：得意的时候比我想像的还要得意，失意的日子比我想像的还要失意得多。

我当然高兴成为第一夫人，但那8年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我的双亲都是在罗尼当总统时去世的，其间罗尼和我都因为患癌症开过刀。我们还未安顿下来，罗尼便遭枪击，差点丧了命。接着便是在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监视下生活所承受的压力，还有经常被人误会的沮丧。我说的话，我做的事，似乎总要招人物议，翻开报纸，几乎没有不说我的闲话的——我和我的丈夫啦，我和我的孩子啦，我和唐纳德·里甘啦，没完没了。

我并不认为我本人并不像被有些人所描写的那么坏，我的权力或弱点也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极端——特别在第一年，他们以为我过于挑三拣四，以及在最后一年，有的人以为我在包揽一切。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我犹如一根避雷针；我终于认识到，虽然罗纳德·里根是一位极受欢迎的总统，有些人并不十分喜欢他的妻子。关于我的一些事，或者是人们对我的印象，似乎正好惹怒了他们。

我们在白宫的那些年头，关于我的一些闲言碎语我几乎不予

置评。尽管第一夫人有就重大问题——我选择的是毒品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的充足机会，然而却失去了言论自由。有许多事情我想发表意见，可就是不行；发表意见就不合适。

但现在那些年头过去了，该轮到我来说一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沉默也是一种尊严，而且对我也有吸引力，但为了我，为了我的孩子，为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我决定把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讲出来。对我的议论够多的了——什么占星术呀，什么我同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关系呀，什么是不是我把唐纳德·里甘罢免了呀，什么我同我的孩子尤其是帕蒂之间闹了什么别扭呀，不一而足。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和其他一些事情全兜出来，我才能重建我们的私生活，这真叫人哭笑不得。

那8年中我常常暗自哭泣。有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但即便如此，那些经历拿什么我也不愿交换。我做了我作梦都不敢做的事情，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方。1988年，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我在克里姆林宫和戈尔巴乔夫夫妇站在一起，在白金汉宫和伊丽莎白女王一起用茶，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观唐宁街10号，还在佛罗里达州停下来游览迪斯尼世界乐园。不管什么时候，我的丈夫总是爱我，支持我。

是的，几乎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罗纳德·里根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这样表白曾遭到批评，但这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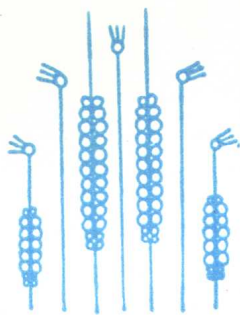
要把一切都讲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多谈人们问我问得最多的那些事情。虽然书中多半涉及80年代的事，但我无意把本书写成里根的华盛顿岁月史。本书谈的是人，而不是政治，除非政治事件直接涉及到我，比如在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事件期间，在罗尼五次竞选期间。

在白宫8年我一直记日记，本书常常引用日记中的话。我是凭直觉和感觉来见世面的，读者会从本书中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前美国第一夫人南希在其 8 年的白宫岁月中，很少吐露她的内心感受。在这部刚刚问世的回忆录中，她第一次向世人透露了这段生活的苦辣酸辛。

这部传记记述了 1981 年 3 月轰动一时的枪击里根事件、使总统陷入窘境的伊朗门风波、她与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的矛盾、与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的微妙关系等等。还首次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和轶事。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发生了枪击”.....	(1)
第二章 备无可备.....	(17)
第三章 占星术.....	(35)
第四章 第一夫人并非女霸王.....	(45)
第五章 南希·戴维斯.....	(53)
第六章 罗尼.....	(77)
第七章 罗纳德·里根.....	(88)
第八章 我以为我嫁给了一名演员.....	(104)
第九章 我们的孩子.....	(123)
第十章 光荣的失败(1976年竞选).....	(149)
第十一章 胜利: 1980 年	(169)
第十二章 前往华盛顿.....	(184)
第十三章 我们是如何生活的.....	(204)
第十四章 大获全胜(1984 年—1985 年)	(222)
第十五章 可怕的一个月.....	(238)
第十六章 摊牌(唐纳德·里甘和伊朗—尼加拉瓜 反政府军事事件)	(262)
第十七章 俄国人.....	(283)
第十八章 回归故里.....	(310)

第一章

“发生了枪击”

那一天是1981年3月30日的午后，刚好是我丈夫宣誓成为总统的第七十天。我刚吃了午饭回到白宫，正在三楼的日光浴室与我们的室内设计师特德·格雷伯和礼宾官雷克斯·斯考滕聊天。

突然我看到负责我个人安全的特工处处长乔治·奥普弗。他示意要我下楼到他跟前去。

乔治在搞什么名堂，我心里直嘀咕。肯定出了事，否则他会上楼来找我的。

“总统去的饭店发生了枪击事件，”乔治说。“有人受了伤，但你的丈夫没有被打中。现在大家都在医院。”

我一听到“枪击”这个字眼就开始身不由主地颤抖起来。当我们走到电梯旁时，我已是手足无措，于是告诉乔治我要去医院一趟。尽管罗尼安然无恙，我还是想待在他身边，况且还有其他人受伤。

“你最好留在这儿，”乔治说：“那儿乱糟糟的。总统挺好的。他们会把他送回来。你没有必要去。”

“乔治，”我说，“我要去那家医院。如果你不给我弄辆车来，我就走着去。”一辆白宫轿车开了过来，停在贵宾入口处，我们上了车。

我们快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时候，街道上挤得水泄不

通——警车、记者、瞧热闹的。没有警笛，没有警车护卫，我们只得坐在车里。我急得快发疯了，说道：“要是道路还不通，我就要一直跑到医院去。”

“不，不，”乔治连声说道。“你不能那样做。”道路终于开通了，我们总算到了医院的紧急出口处。

特工人员先用无线电通知我即将到来，迈克·迪弗在门口等我。迈克是罗尼的办公厅副主任，也是家里的老朋友。

“他中了枪，”迈克说。

医院的紧急出口挤得一团糟，但我只记得迈克站在那里，凝视着我。

“可他们对我说他没有中枪，”我结结巴巴地说。

迈克说：“他中了枪，但据说并不严重。”

“哪里？他被打中哪里？”

“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正在找那颗子弹。”

还在找那颗子弹！我说：“我要立刻看他！”

“你不能。现在还不行。”

“且慢，”我说，嗓门也高了。“如果不严重，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见他？”

“等一等。他们正为他忙乎。”

“迈克，”我哀求说，好像一切都操在他手里。“他们不明白我们俩人之间的事。他必须知道我就在这里！”

迈克解释说，医生正在寻找那颗子弹，罗尼的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的脑袋中了枪，看来情况不妙。还有两个人中了枪——一位特工人员，一位特区警察。

有人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迈克出去寻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罗尼。特工处负责人约翰·辛普森和特工人员埃德·希基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一同来看我。埃德紧紧握住

我的手，可是不一会儿我还得安慰他，他伤心地掉了眼泪。

简直象一场噩梦——慌乱、混乱、苦候、毫无头绪。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情绪有所变化，总算控制了自己。他们正在尽力抢救，我暗自想。不要耽误他们的工作。让医生们做他们的工作。我父亲也是医生，曾经无数次这么告诉过我，至今仍萦绕脑际。

在医院里，我周围乱哄哄的。我至今夜里醒来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混乱、叫嚷声、警报声、记者、医生、护士、技师，以及总统手下的人和手持步话机的特工人员。人们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大夫吆三喝四，警察一再高喊：“把这些人统统撵走！”

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得克萨斯州帕克兰德纪念医院的情景闪过脑际，那是肯尼迪总统被刺的一天。当时我在洛杉矶圣维森特大街上开着车，汽车收音机里播出了这则消息。现在，17年多以后，我祈祷历史不要重演，祈祷华盛顿不要成为另一个达拉斯，祈祷我的丈夫能活下来。

3个遭到枪击的人需要抢救，大夫们工作异常紧张。护士不断地前来报告消息，但消息却越来越令人不安。有两次我听到他们说找不到罗尼的脉搏：他们担心他可能会休克。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我知道我们会失去他。

这时一位护士进来告诉我，罗尼的左肺叶已失去功能，他们已经使用机器来辅助他呼吸。

罗尼刚抬到医院，他们以为他得了心脏病。直到两位护士剪开他的衣服，一位大夫抬起他的左胳膊，他们才发现一个小弹孔。没有找到出弹孔，这意味着子弹留在他身上。

在他们发现弹孔之前，大夫和护士都不知道他出了什么毛病。他们只知道美国总统就在他们眼前奄奄一息。

罗尼挨的是一颗“炸”子，一着就爆炸。不知什么缘故，这颗没有爆炸。它打在防弹车的窗玻璃上，反弹过来坠入罗尼体内。

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子弹在哪里。

我三番两次地要求：“我要见我的丈夫！”

他们告诉我：“快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让我太早进去是担心我会被当时的景象吓呆。回想起来，我认为，他们当时是对的。

他们终于说我可以看他，我飞身下楼。特奥多尔医生说罗尼胸口插着一条管子，靠氧气罩呼吸。我听了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走进去后看到一幕可怕的景象——满地是绷带、管子、血迹。角落里是罗尼的那身蓝条新西服，那天第一次穿它。我曾见过急救室，但我从未见到这样的急救室——我的丈夫躺在里面。

罗尼面色灰白。在氧气罩下方，他的嘴唇还沾着凝固的鲜血。他看到我，拉下氧气罩轻声说：“宝贝，我忘记躲闪了。”我忍住泪水，连笑都装不出来，我俯身亲了他一下，然后我重新给他戴上氧气罩，说：“请不要讲话。”

过了一会儿，胸外科主任本杰明·阿伦前来看我。他说：“他失血过多，需要动手术。首先需要检查他的胃部是否出血。其次要寻找那颗子弹，并把它从肺部取出来。我们从透视中看到了子弹。”

他们把罗尼推向手术室的时候，我跟随在他旁边走着，握着他的手。我们周围是一大群医生和护士，一些人穿着外科手术罩衣。输血袋挂在手术台上方。就在他们把他推到手术室之前，我吻了他的前额并告诉他我爱他。

他们给罗尼注射了喷妥撒，让他睡过去。就在他动手术之前，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请告诉我你们都是共和党人”他说。

罗尼被推到手术室的时候，另一个病人紧跟在他后面。他就是吉姆·布雷迪，他的脑袋打开了，流着血，肿得可怕。我从未见过脑袋受伤的人，真是太吓人了。几分钟之后，一位护士说：“布雷

迪先生大概活不了啦，”我相信他的话。

罗尼在动手术的时候，我被带到一间大的候客室。那里有一台电视，弗兰克·雷诺兹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宣布吉姆·布雷迪已经逝世。几分钟后，这个消息又被更正。全国一片混乱，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宣布吉姆已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还为他默哀片刻。克里斯·华莱士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广播说罗尼正在接受心脏外科手术。

由于没有多少重要新闻值得报道，电视台便反复播放枪击的镜头。即便现在，只要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闪现当时的情景：罗尼走出饭店，满脸笑容，向人群挥手。接着便是那可怕的枪声——他后来告诉我他以为是放鞭炮。他脸上露出惊奇神色。吉姆倒在地上。便道上的尸体，特工人员扑向枪手。特工人员杰里·帕尔拽住罗尼往汽车里推。

我刚来到候客室，就径直走到窗前，眺望聚集在街道上的人群。乔治立即把我拉开。枪击事件仅在几小时之前发生的，谁也不敢断定这不是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我又一次想起了达拉斯事件。

每隔几分钟，护士前来报告手术室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医生没有发现罗尼的胃出血，我听后松了一口气。可另一个护士说他们还没有找到子弹。她对我说：“他们说不定要把子弹留在身上。”

“留在身上？”

“是的，有时候我们就这么做。”

终于有了好消息：就在他们准备缝合切口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子弹，把它取出来了。它钻到第七根肋骨，离心脏只有一英寸。

罗尼失血太多，他们几乎要把他的血全换一遍。手术前他已